

辽宁大学科研处 ● 1983年

1979—1982

辽宁大学
学术论文选编

辽宁大学
学术论文选编

哲学系

1979—1982

辽宁大学科研处

一九八三年四月

前　　言

我校自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学术年会以来，广大教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进一步激励全校教师更加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勇于著书立说，从而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为了便于交流和逐步积累科研成果，现将1979—1982年间我校教师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分系（室、所）加以选编汇辑，定名《学术论文选编》。同时，对发表论文较多的教师分别编印专辑。这项工作今后将作为我校科学的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长期继续下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特别是对编选工作缺乏经验，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辽宁大学科研处

1983年4月

目 录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名称和若干特点.....	郭国勋(1)
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 ——与施德福、吴雄丞和马鼎璋、张维久等商榷.....	李寄秦(15)
关于《反杜林论》翻译方面某些差错的商榷... 刘相安(30)	
从列宁的《哲学笔记》看哲学的对象.....	梁国春(38)
略论分析与综合的结合 ——读列宁《哲学笔记》.....	曹广斌(53)
上层建筑概念探讨 ——读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札记.....	杨恩寰(64)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伟大贡献 ——读《实践论》.....	郭国勋 李寄秦 董 侠(86)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 ——谈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郭国勋 李寄秦 董 侠(98)
毛泽东同志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发展	杨恩寰(108)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 烽 宋代恩 王炳德(121)
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 ——读《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郭国勋(134)

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

——学习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裴 烽 孙 莉 (143)

客观事物是认识的来源吗?李寄秦 董 侠 (157)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廖新泉 (161)

从社会矛盾统一体看历史发展的动力卜凤至 (170)

如何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地位转化裴 烽 董 侠 (181)

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裴 烽 曹景田 宋代恩 (190)

浅谈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于世君 王 治 王举忠 (202)

“抽象继承法”是不能成立的杨凤麟 (215)

应当正确评价孔子的思想于世君 (222)

略论孔子的基本阶级属性

——兼评郭沫若《论孔墨的基本立场》

.....杨凤麟 岳国先 (239)

简述墨翟二元论的哲学思想杨凤麟 (252)

略论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

——与任继愈同志商榷岳国先 (266)

“天人相分”论质疑

——与施昌东、富恩同志商榷王举忠 于世君 (270)

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王举忠 (280)

论朱熹对张载气的学说的汲取和利用

.....王 治 赵德志 (293)

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杨凤麟 (307)

- 略论隋唐以前形神观的发展 王举忠 (331)
“人性”论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于世君 (347)
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赵乃章 (355)
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 赵乃章 (360)
坚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 刘相安 (371)
伊本·路世德的哲学思想 刘相安 (375)
辩证逻辑是怎样研究思维形式的 何雪勤 (383)
对辩证逻辑基本规律的探讨
—— 兼评《辩证逻辑》一书的观点 何雪勤 (387)
关于判定几何命题真理性问题
—— 学习爱因斯坦《几何学和经验》 姜成林 (404)
科学与逻辑 姜成林 (409)
谈谈形式逻辑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姜成林 (425)
改进形式逻辑学科的两个问题 姜成林 (435)
虚假概念有没有内涵和外延 姜成林 (442)
数理逻辑的先驱——莱布尼茨
—— 姜成林 (449)
马克思主义心理观和心理学对象问题 杨恩寰 (453)
历史主体性思想与美学问题
—— 学习马克思《19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 杨恩寰 (469)
人、劳动、美
—— 读《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赵凤英 (491)
现实丑与艺术美
—— 对西方美学家有关论述的一个考察 杨恩寰 (509)

评孔子“仁为美”说.....杨恩寰（532）

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说

——兼与蔡仪同志商榷.....杨恩寰（54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名称和若干特点

郭 国 劲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和批判，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界限。认真学习和研究这部著作的光辉思想，对于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端正思想路线，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理解这部著作的名称，是正确理解其基本思想的关键。但在当前流行的一些解说、提示和注释中，并没有对此加以说明。即使在个别著作中有所论述，但意见也并非一致。

恩格斯为什么把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著作，命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呢？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围绕如何评价费尔巴哈的作用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基本原理。费尔巴哈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积极作用。他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思辩哲学的长期统治下，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和批判了宗教和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另一方面，费尔巴哈也有其消极作用，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脱离革命实践，虽然他正确的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又错误的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他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因此，虽然他冲破了黑格尔的体系，但并没有彻底克服和战胜黑格尔哲学。就他“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仍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支柱。”（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第32页，以下未注明书名的均引自该书）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看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决心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批判地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克服其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与历史观结合起来，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世界观。因此，恩格斯恰当地称费尔巴哈“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第3页）这种“中间环节”的本身，

就意味着它包含双重作用。就是说，由于费尔巴哈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恩格斯离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又由于费尔巴哈的消极作用，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又离开费尔巴哈，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才使德国古典哲学真正终结（即结束）。在这里，费尔巴哈起了桥梁作用。这部著作的基本主题，主要就是围绕如何评述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展开的，因而称之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当然，决定这部著作的名称还有其直接原因，即它同当时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形势分不开的。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德国以至世界各国，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巨大变化，资产阶级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也很不相同。在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问世以后，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黑格尔的错误思潮，即所谓“把黑格尔当死狗打”；而在19世纪下半期，又出现了一股重新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反动思潮，即所谓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尤其是新康德主义者，为了在更恶劣的形式下重新复活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拼命攻击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丹麦哲学家施达克，为了保护费尔巴哈，便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但由于他不懂得哲学的基本问题，竟把费尔巴哈描绘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因而不能正确评价费尔巴哈的历史作用。因此，当《新时代》杂志要求恩格斯写篇评述施达克上述著作的文章时，恩格斯就借此机会，围绕如何正确评价费尔巴哈的问题，写了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由此可见，恩格斯确定这部著作的名称，完全是由于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和当时思想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

二

这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

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则。这个原则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基础上的。它一方面，要求逻辑的东西必须与历史的东西相符合；而且这种符合又不是死板的模写或简单的重复，而是要舍去历史上次要的、偶然的现象和具体的形式，抓住历史发展各阶段的本质，从而在更高的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再现出现出历史的东西，以便通过逻辑的东西，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光辉典范。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时，不是孤立的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对19世纪初德国哲学发展历史的考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原理。它的严谨的逻辑结构，不仅反映了这个时期德国社会和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而且紧紧抓住不同著作家的思想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在更高的基础上再现了这个时期的哲学发展史。就全书来看：首先通过第一章，着重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接着通过第二、三章着重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最后通过第四章，集中说明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基本原理。这里首先从分析黑格尔哲学开始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只有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剖析，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同时，黑格尔哲学又是费尔巴哈哲学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只有分析黑格尔哲学，才能引出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而费尔巴哈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只有在全面剖析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阐明它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时，恩格斯在作历史的考察时，绝没有把个别人物或派别作简单的排列，也没有把他们的具体观点作机械的堆积。而是抓住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本质，论述了他们的主要功绩、基本错误和历史局限性，从而不仅指明了费尔巴哈脱离黑格尔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出发又同他们分离的必然性。特别是在第四章里，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概括综合起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又与他们有本质区别，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样，就使全书各章紧密相连，环环紧扣，步步提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哲学上的阶梯，从逻辑结构上，再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过程，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里，历史的过程是基础，逻辑的结构是对历史过程的总结、概括和提高。历史是易逝的，但它在逻辑中揭示的客观规律是永存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它的逻辑结构，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二) 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贯穿这部著作的一条红线。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阐明三者必须统一，在否定旧的哲学体系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作为资产阶级哲学发展“顶峰”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尽管有多少合理因素，但他们的根本缺欠是三者的割裂。恩格斯在第一章分析黑格尔哲学时指出，黑格尔哲学包含着辩证法的革命因素，但他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体系基础上的，并为这个体系服务的，最后由于要建立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的需要，竟窒息了革命的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实践证明，从唯心主义出发，是不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的。恩格斯在第二、三章分析费尔巴哈哲学时指出，费尔巴哈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揭露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荒诞和神学的虚妄，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他全盘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回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他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观察人类历史，因而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得出“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可悲称号。实践同样证明，否认辩证法，坚持形而上学，绝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由此可见，不论从哪个方面，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割裂开来，都不能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这一经验教训，并根据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意识到必须创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体系。恩格斯在第四章里，集中的论证了这个哲学体系是怎样创立的以及它的基本点。马、恩认为，新的哲学体系虽然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体系根本不同，但又不能离开它们从空地上产生，而是要在批判地继承和改造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恩格斯从三个方面概括了这种批判与继承、改造与创新的过程：首先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时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第一次把它彻底地贯彻到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领域，创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其次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同时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体系，把它颠倒了的主客观的关系又重新颠倒过来，使之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最后又把辩证、唯物的自然观，推广去研究社会历史，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系统的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创立了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把唯心主义从历史观这个最后的隐蔽所清除出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完成了自然观上的革命，同时完成了历史观上的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创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观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才是彻底的辩证法；只有坚持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必须坚持三者的统一，才能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严整性和科学性。

当然，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

史观相统一的完整体系，并不排除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会强调或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在强调三者统一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辩证法，尤其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却把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到了首位。这都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然而就在这时，列宁还十分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他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页）历史和现实完全证明了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

（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完整的世界观，又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体现，也是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恩格斯在概括了科学发展新成果和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批判了以往旧哲学（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把哲学看作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之科学”的错误，第一次科学地确立了哲学的对象。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第34页）它同具体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为它是从具体科学和人们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它离不开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实践经验（这是它的科学性的最牢固的基

础）；但正因为如此，它又能够反过来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实践斗争。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称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第34页）它给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出了如何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向和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就要迷失方向，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恩格斯特别强调要“自觉的应用”唯物辩证法。他说：“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第35页）承认这个思想，至多能够说明世界，运用这个思想才能够改造世界。恩格斯特别强调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指出，如果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应用唯物辩证法，就会克服那种所谓“最终解决”或“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而认识到人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必须不断地勇于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在历史领域中应用唯物辩证法，就会发现一切历史阶段的暂时性，它必然要被新的更高的阶段所代替，因而资本主义绝不能“永世长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取得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革命的理论家，而且是革命的实践家。他们的一生就是发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去分析、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去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辉的、战斗的一生。

（四）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严整的科学体系，它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同

时，它又有彻底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即其党性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的统一。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从始至终都论证了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相互关系。他在分析和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和局限性时，总是立足于阶级分析基础上的。指出，由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的哲学不可能是严整的科学。例如，黑格尔哲学有明显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是由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特点决定的。黑格尔辩证法所以被其唯心主义体系所“闷死”，其阶级根源就是因为黑格尔倾向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方面；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也是同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分不开的。费尔巴哈也是如此。他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费尔巴哈惧怕人民，惧怕革命，脱离实践，反对阶级斗争，甚至诅咒1848年革命是“徒劳的”。这些又决定了他不可能辩证的看待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更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黑格尔、费尔巴哈终究是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保持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第4·8页）他们的思想、理论中包含着的科学精神，曾成为德国政治革命的前导。而到了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向封建贵族妥协，终于爬上了统治宝座。旧有的那种“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超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

（第4·9页）新康德主义者就是典型代表。因此说，资产阶级的